源於奧運

李漢源

打進世界盃決賽，可能嗎？

日前2026年世界盃外圍賽在大球場上演，香港隊對戰不丹，吸引了10,259名球迷入場支持。通常香港隊比賽也有一定數量球迷支持，因為球迷覺得競爭性比起球會比賽為大，看得更刺激，結果香港隊亦不負眾望以上半場4比0紀錄勝出。入場前已經估計香港隊會贏，香港隊世界排名146位，而不丹則排名185位，如果出現「滑鐵盧」，真的很難向球迷交代。

現場睇波除了可感受熾熱氣氛外，還可跟球迷及一些球圈人士交流，講講波經，例如上半場有4個入球，我估計下半場應該可以再有3至4個入球，但在旁邊的球圈人士則表示未必，除非換入幾個生力軍，因為他認為香港隊球員體能氣力不繼，結果真的以4比0完場！看來真的是體能關係，常言道輸技術可以，但輸體能真的談不過去，正如亞運香港U23有好成績，球圈內稱這班年輕人有氣有力肯拚搏，就有成績，看來港隊真的要在體能上繼續下苦功。

足球圈常常望香港隊能打入世界盃決賽，2026年世界盃決賽周已經由32隊增加至48隊，亞洲區名額亦增加至8隊，目前香港隊在亞洲排名第26位，以前排名比我們低的越南、印度、泰國等，現在也已經超越我們，香港隊如想在2026年走到亞洲前8名，真的要靠足球圈人士想想辦法。

可以講與我們同病相憐的中國隊，也是面對同一樣環境，多年來也未能殺入世界盃決賽周，中國隊目前世界排名80位，在亞洲則排名11位，要走上前8名也不容易，日本、伊朗、澳洲這3隊屬於亞洲最強第一班，其次是韓國、卡塔爾、沙特阿拉伯，這3隊也是過往前列隊伍，而伊拉克、阿聯酋、阿曼、烏茲別克則排名之後的第7至第10名，對上以上的隊伍，中國隊未必可以有勝算，不知要中國隊入決賽周，球迷還要等多久呢？

FIFA（國際足協）公布2030年世界盃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3個國家聯合主辦。另外，FIFA為了慶祝2030年為世界盃100周年，特別把2030年世界盃頭3場賽事放在阿根廷、巴拉圭及烏拉圭舉行，更把開幕禮及揭幕戰定於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上演，加上3個主辦國共6個國家有份主辦世界盃，將全部直接晉級2030年世界盃決賽周，FIFA更同時宣布2034年世界盃將會由亞洲區國家申辦，即中國如果申辦世界盃成功將不用踢外圍賽直入決賽周。目前亞洲只有沙特阿拉伯足總表示會申辦，如果中國申辦相信機會較高，到時我們這些老球迷總算可以在自己中國的地方睇世界盃了。

七嘴八舌

小臻

期待睇《典籍裏的中國》

近日睇TVB在宣傳翡翠台將在周六晚9點半播出央視製作的重點文化類創新節目《典籍裏的中國》，實在令筆者興奮。《典籍裏的中國》聚焦中華優秀文化典籍，從中甄選最值得講述的優秀傳統文化作品，以「文化節目+戲劇+影視化」的方式，講述典籍的成書、核心思想以及流轉中的閃亮故事，讓書寫在典籍裏的文字「活」起來，展現典籍裏蘊含的中國智慧、中國精神和中國價值。

大家都說如今是一個看影像的年代，年輕人不愛看書，如今將文字化成影像，閱讀不再嫌悶了，所以確是一個非常好的可有效地傳揚傳承中國文化的方式。

早在2021年《典籍裏的中國》在央視首播時自己已經很關注，知道其首播播放量就破億，全網熱搜，相關話題討論度更是超10億，可見許多人欣賞這檔節目。由有許多粉絲的才子撒貝寧擔當「當代讀書人」，穿梭古今做旁述、與典籍主角對話，專家教授引導現代人理解典籍故事，同時由正規演員去演繹典籍裏的主角，觀眾彷彿在看一個劇集，比在課堂聽老師講課生動了許多，這樣讀典籍記憶肯定深刻。暗嘆自己做學生時如果可以有這些節目看肯定考試考得好。很佩服央視肯不惜工本支持這類文化節目，製作人很有創意又很用心製作。

讀古籍可「知先賢治政之本，知朝代興廢之由，知個人修身之要」。中央台首輪播放始終沒時間準時收看很多集，也不愛手機看這種匠心製作的節目，如今翡翠台重播對愛好這類文化節目的人是好消息，盡量不要錯過。特別留意到以追根溯源「兵家聖典」《孫子兵法》那一集，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孫子兵法》不只是一部兵書，是給予我們生活智慧的「哲學寶典」。竟見到香港演員吳鎮宇演繹孫武，感覺很難得。家長和孩子能夠一起觀看都能增長知識，語文老師也可以從中吸取養分。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朱高正與洛陽鳳凰山情緣

朱熹26代嫡孫朱高正已於2021年10月22日逝世，他的遺願是想長眠於河南洛陽的鳳凰山麓。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從少年開始熱愛國學，尤以近30年，以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為己任，遊走兩岸講學，尤其在大陸他有許多的弟子門生。河南是中華歷史上的中原，是中國的核心地帶，是中華民族古文化的發源地，他選擇在鳳凰山長眠，也是情理之中。

高正是雲林人，生長在濁水溪以南的台灣人，他當然愛台灣，也更愛中華。那個在初中時期，就愛看中國文史哲典籍的高正，即使被父親追着打，也不放棄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所孕育出的經史子集。高正在台灣雖失意於政壇，但在大陸卻發揮了他對國學的光與熱，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滿腹經綸，博聞強記，實讓人十分佩服，在大陸有不少追隨他的弟子門生。

2017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認識鳳凰山的山主郭建華，第一次見面即從晚上9點聊到第二天的凌晨4點，當日立下心願，他日百年之後欲長眠於此，這邙山之巔、龍脈之中的龍的心臟的風水寶地。朱高正從此與洛陽鳳凰山結下永生不解之緣。

自稱農民工的山主郭建華，也是一位傳奇人物，6年前與朱高正一見如故，惺惺相惜，所謂識英雄重英雄。

十年前的鳳凰山是荒山野嶺，郭建華辭退所有的工作，專心一意做一事，建設鳳凰山，十年辛苦不尋常，開墾寸土都是血汗；如今十年來鳳凰山已草木扶疏、鳥語花香。郭建華經營鳳凰山將之分為兩大部分，一是鳳凰山生態紀念園，另一是鳳凰山農林發展，包括所有農業，例如：瓜果、蔬菜和雞鴨鵝大雁和豬羊。

郭建華說，鳳凰山生態紀念園有5個承諾：凡樹葬的、大體捐贈的、抗戰老兵、見義勇為的、特困群體全部免費，現在也包括凡台灣同胞把百年的身後事交給鳳凰山的，也全部免費。

朱高正靈骨由其子尚志捧着一路從台北到洛陽，安放鳳凰山上；2023年10月10日上午10時10分舉行儀式，約有100多名至親好友來相送，所有的交通、住宿、膳食費用全由鳳凰山集團贊助，除了感謝鳳凰山集團的操辦，郭建華的情義、高正的門生馬正良，還有高正的小兒子尚志，盡心盡力地完成高正生前宿願，可謂功德圓滿。

◆2023年10月10日10時10分朱高正安葬儀式。鳳凰山山主郭建華（右一）、朱杰人（右二）、蔡恒奇（左一）、廖書蘭（左二）。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米芝蓮吃不到的小店

最近九龍開設了不少「兩餸一飯」店子，其中原址之前還是曾經開過食肆，不知是否因為原店人手難請，老闆才索性轉換另一經營方式，更多店子則可能是對廚藝本來有興趣自我創業的中青年，當中可能還是「家族生意」。

有個令人驚喜的是，這些新開「兩餸一飯」大小店子，有些舖位當真也不小，招牌名正言順點名兩餸，比過去慣見一般「兩餸一飯」店子設計的餸菜看來亮麗得多。明淨大玻璃窗櫥內排列各種菜式，無不入眼鮮明，瓜菜碧綠、魚豬光艷，蔬菜肉片不會像埋在泥漿汁液中沐浴般一團糟，論「顏值」已令人垂涎欲滴，看到門前出現人龍，可見有競爭才有進步這話真的一點不錯。

也就想起近日多次買來某大集團的盒飯，不知是否店子大了，不愁「鐵粉顧客」走失，沒有精心炮製，餸菜只管落重調味，不是過鹹就是過甜，明明看出是為了掩蓋存放過久失去原味的傑作，進餐時間不少是趕頭趕命的藍白領、只顧埋頭打機三扒兩撥的學生，也許吃不出調味外欠鮮的菜肉，只有細嚼時才吃出味非其味。

該集團過去的叉燒飯十分熱賣，很多時是加拿大回港親友午餐唯一首選，最近發覺多年前軟滑的瘦叉燒，如今已變「魔術瘦叉燒」了，入口時像浸透了醬汁一片小木塊，輕嚼幾下即已碎成一列木牙籤，嚼之無味，就知道存放了不少日子。

相對「兩餸一飯」店子發憤圖強給人的好印象，集團食客有天改變口味，就未必沒可能了，舌尖的感覺十分現實，飲食這回事，口碑比什麼宣傳都重要，大魚不振作，小魚食大魚的奇跡就出現，雖然目前大型食肆不愁無客，要是疏於保持食品質素，他日長龍過檔「兩餸一飯」，也不是食客和飲食大集團願意看到的現象；飲食世界容易變天，大魚細魚雙贏才是食客之福。

◆餸菜鮮明才見色香味。 作者供圖

百家廊

吳志發

父親的心願

「志，我想吃桃子。」那夜，父親平生第一次向我要桃子吃。

我急忙下樓，快速跑到社區附近的超市，挑選圓潤飽滿的桃子滿滿一袋子，然後火速回家。一刻也不想耽擱，盼不得父親立刻嘗到新鮮的桃子。除了桃子，他什麼也嚥不下。

那日下午，父親在醫院查出絕症。「化療能治好嗎？」我問醫生，盼望能出現奇跡。「以80歲老人的體力，化療不一定扛得住。病情有可能延緩，也有可能加快。」我悄悄拿着檢查報告，跑上跑下諮詢多位醫生，答覆如出一轍。「建議回家休養吧，他想吃什麼就吃什麼，順其自然。」個別醫生坦言。父親堅持要親眼看確診紀錄，唯有這樣，他才能坦然告訴正在老家焦急等待結果的母親。看過之後，父親既忐忑又冷靜，數次掏出老年機，舉起又放下，始終未打出一通電話。關鍵時刻，他於心不忍，讓母親少一天知道病情就多一份期待。從青春芳華到白髮蒼蒼，他倆相濡以沫60載，彼此知根知底。

父親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勤勤懇懇，操勞一生。我深知老黨員的他性格沉穩，任何風浪襲來，他皆能從容應對。我把醫生們的話如實稟報。他思索片刻，決定在我家暫住一晚，次日趕回老家。無論我說什麼，他主意已定，不想拖累孩子們。

清明節來臨，滿滿兩桌親人在大哥家吃掃墓酒。當着孩子們在場，父親說出了心願：「我這輩子先苦後甜，當上太爺，知足了。我走後，唯一放心不下你們的老媽，你們一定要把她照顧好！對她好，就是對我好。她辛苦了一世，讓她多享幾年清福吧！」母親聽聞，淚水嘩啦啦地落下來。父親瘦骨嶙峋，淡定自若，精神勁與往常無異，但我們知道，他的時日不多。「爸，你放心，我們一定會把媽媽照顧好！」兄弟們同時表態。我的眼眶瞬間濕潤。

「志，我想吃桃子，你來掃墓的時候帶來吧。」今年3月，父親又對我說道。他駕着雲朵來，駕着雲朵去，匆匆一瞬間，便遠逝在茫茫天際。此時，父親已去世一年有餘，我在夢裏又見到了他。此前，我曾夢見過他一次，當時亦是來去匆匆，他一進家門就塞給我一封信，猛地又消失得無影無蹤。信未拆，夢已醒，至今我仍猜不透信裏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一個莫大的懸念常掛心頭。

清明節又臨，我一如既往返鄉掃墓，把新夢舊夢一五一十地告訴母親。「為什麼你爸爸不託夢給我？我也思念他啊，不曉得他在那邊過得怎麼樣了？」母親哀嘆着。無奈那幾天大雨傾盆，只能延期掃墓。五一當日，我與妻子驅車回一趟老家。到家方知，前一天兄嫂們剛為父親掃過墓。「有帶桃子嗎？」我急切地問母親。「沒有啊，只帶去酒、豬肉、米粄和橘子。」「爸爸想吃的是桃子，怎麼能用橘子代替呢？還好，我特地帶了桃子回來。」母親愈老愈健忘，準備供品時，把桃子記成了橘子。

正午時分，艷陽高照，我迫不及待要到父親的墓地走一走。只有送去桃子，了卻夢裏父親的小小心願，我才能心安。母親理解我的善意，吩咐我要帶上香燭方顯誠心。我手提桃子、兩根紅燭、三根細香，獨自走向墓地。墓地位於村西邊蕉頭坑的小山坡上，它是個簡易的骨灰墓。

登高望遠，視野開闊，周邊樹木鬱鬱葱葱。小時候，我上山挑柴常在這裏歇腳乘涼和摘野果子，未料多年以後，父親竟然埋葬於此。按照家鄉習俗，逝者入葬3年後方可修建更像樣的新墓。我精心挑選十個桃子，擺放得整整齊齊，希望父親在另一個世界能生活得十全十美。父親的音容笑貌又在眼前跳躍，彷彿張開雙臂即可把他摟入懷中。只要我還有思想，父親就還活在我的心裏頭。點燭、燒香、鞠躬，我對着墳墓說出一串串積壓已久的心裏話。身為大家庭中的滿子，我是父母最疼愛的人。

轉身回村之際，突然發現母親站在坡下10米處，正張着嘴巴喘粗氣，默默望着我。她頭戴舊草帽，手上還拎着一頂新草帽，怕我曬痛呢。父母再老，對孩子的愛卻從不健忘。其實，我沒那麼嬌氣，長期在外謀生，曬曬家鄉的陽光更溫暖。我趕緊攙扶她緩緩走上墓地。「道明啊，好端端的人，你怎麼說走就走呢？我每日盼着你準時回家哩，在家門口等啊等，都不見你歸來。滿子說，你駕着雲朵來，駕着雲朵去，應該成仙了吧？你做過20幾年文書，喜歡抄抄寫寫，你走時，我在你口袋插了一支新鋼筆，你在那裏也當個小村官了吧？滿子把桃子送來了，你就好好享用。什麼時候也託個夢給我，咱倆說說話，不要讓我太孤單呀！」母親情不自禁對父親傾訴相思，神情悲傷，語態哽咽，片刻工夫，淚水又嘩啦啦地傾洩。

返程中，得知母親不時私自跑到墓地看望父親。「你老眼昏花，腿腳不便，萬一摔個跤，滾下山坡，怎麼辦？爸爸盼着你好，知道了肯定不高興。爸爸是老壽星，天堂自有他的福氣，不要為他愁壞了身子，適得其反。」我仔細分析利弊，母親聽着在理，答應不再前往。父親的身影依然清清晰晰。人生一路走來，潛意識裏誤以為父親是鐵打之軀，永遠年輕和堅強，總覺得他給我的一切皆理所當然。我極少主動為他分憂，更不在意他平時的喜好。哪怕他愛吃桃子的小心願，我也不曾知曉。一旦父親離去，我才頓悟虧欠他太多太多。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香港演藝界

我雖然沒做過娛樂記者，卻對香港演藝界及演藝人員極為欣賞。我也幸運地獲得許多演藝界大哥大姐們信任，做過獨家深度訪談，可以較近距離卻又身份抽離地觀察，聆聽其心聲。

在日常用語中，無論是觀眾，還是演藝人員本身，演藝界俗稱為娛樂界，這是事實，也是謙詞。這顯然從英文（Entertaining）而來，以娛樂人為業，體現香港演藝界的親民本色，同時拉近了明星和粉絲的距離，亦反映每每香港有難或內地遇災時，演藝界很快就動員起來舉行大型演出，或為受難者打氣，或為受災區籌款，這是非常難得的。

歷史原因，香港電影界受荷里活電影影響較大，儘管資金投入和放映規模遠不如財雄勢大的美國電影，這個小小地方的電影業卻也一度成為亞洲的老大，橫掃東南亞和兩岸，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走過來的韓國電影人就坦言受惠於香港電影的創意，他們也將《英雄本色》改編。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是香港電影市場的特色，但窄小的空間和靈活的機制卻同時迫使和助力人們的創意發揮（包括市場和藝術方面），以較低的成本達至最佳的效益，當中夾雜了「七日鮮」類粗製濫造之作，卻也出現在國際上具影響力的「巨作」，像吳宇森的《英雄本色》系列和劉偉強的《無間道》系列，乃至後期彭浩翔的黑色幽默和市井類型。

在內地電影市場開放以前，香港電影人都以能到荷里活發展、參與大製作為榮，這是肯定，也是機會。且不說早年從美國返港的李小龍，吳宇森、成龍、陳可辛、唐季禮、周潤發、楊紫瓊（在香港出道）等，都在荷里活「打出名堂」。但有機會，他們還是希望在中國人的地方發揮更大作用，成龍、陳可辛、唐季禮目前仍活躍於內地。

隨着內地影視業的開放和發展，吸引不少台前幕後優秀的香港電影人，少了耕耘者，園地自然貧瘠了。人們慨嘆「演藝光芒不再」，呼籲重振香港電影業，但是否意味要回到從前呢？港產片製作水準大可以重振，但要想市場恢復昔日般的光景，是不太可能，也沒必要，因為已沒有了當時的歷史契機。港產片只能作為中國電影的一個分支或流派，躋身在中國電影之林，才有活力。

但香港演藝界對中國電影發展的歷史貢獻也終究是中國電影史的一個重要篇章，演藝人員接地氣式、與民同行的共情作風倒值得今日被推崇為「大咖」或「大款」的內地同行學習。因為，香港演藝界雖有雜質，但普遍上，他們親民、自然，沒有忘本。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求不來的舊痕

回深圳辦事，約好的朋友臨時爽約，在行程的中途忽地多出幾個小時，成了時間的富翁。人多的市區是不想去的，便開車直奔不遠處的觀瀾版畫村。

路癡如我，很老實地按導航儀的指導到了目的地附近，在導航儀顯示離目的地僅剩100米的地方迷了路，那段路正在「裝修」，附近的工地也在熱火朝天地建設，塵土漫天，泥頭車一輛接一輛地飛快駛過，戰戰兢兢地聽導航的話連續掉了幾次頭都沒找到目的地，我才問了經過的路人，再次掉頭，朝路邊一看，果不其然，一座嶄新的牌坊上清清楚楚地寫着我的目的地的名稱。

停好車，進村。古村的牌坊不古，村裏多處的路也都是新的，十多年前我帶過彼時還年幼的女兒來秋遊，因為我曾用筆名為「秋水」，古村中的巷子詩意地用春沐、夏漪、秋水、冬浥命名，女兒興奮地拉我在秋水巷照相留念，拍下一張古色古香的相片。十多年過去，女兒長大了，古村也隨之變新了。

這天是工作日，古村人少，便拿了手機大膽地在秋水巷前自拍，還是在十多年前那個門牌下，然而歲月催人老，鏡頭裏的自己頭頂鬢角都生了白髮。竟羨慕起古村的新來，恨不得自己也能夠如它一般變新，看起來年輕一些。

變新了的古村令人沒有了觀賞的慾望，我稍作逗留便離開了。後來去了一家老茶館，雖名老茶館，房子卻不老，主人也不老。主人把不大的空間裝飾得十分舊派，小小的院落清淨幽雅，有窗竹搖影，有清泉滴硯，門前階上苔痕，滿園青石綠意。入內坐下，待到茶香四溢，便更是令人恍惚，彷彿回到了清簾沽酒微醺，只見紙上風月的舊時光。

因事探訪根據地音樂空間，音樂人冬群對朋友們低調「炫富」，「炫」了他幼時的頑皮，「炫」了他少時迷上的音樂，「炫」了充滿他人生每一個縫隙的音符……「炫」到最後，冬群不忘得意地介紹他留給好友享受的私密空間裏的老沙發，那張沙發在朦朧的燈下閃着暗啞的光，有好幾處經過時光溫柔地打磨，有着細細的斑駁的裂痕，坐上去卻是很舒適，像是被一個至親的懷抱溫暖地包圍着。廣東人愛說「物似主人形」，冬群便如此，從年少時開始癡迷音樂，年紀不大就唱成了青歌賽冠軍，如今依舊年輕，卻因為他熱愛的音樂，他骨子裏喜歡的那些「老舊」，在喧鬧的塵世裏，他把自己沉澱成了一塊溫潤的玉。

知我喜歡老物件，朋友要送我一個樟木箱子，說是因家中老人從前常用，箱子上有許多刮蹭的痕跡，想要修補一下再給我，我趕緊謝絕朋友的好意，再三叮囑她千萬要保持箱子原狀，那些歲月的痕跡，是求也求不來的。